

老照片真是个好东西。老照片与绘画不一样,绘画所画过去的事情,也是一个老故事的现代版,画古人画旧事,是从现代画家的脑子里倒腾出来的,所以,看着好看,但不感人。例子说多了,“文革”,画伟人去安源,那时候闹得挺火,现在看来,基本上是全球通行的“救世主”画法。还有过去岁月的某些宣传画,今天再看,不可信也不可亲。这也许是一个社会学话题。如果我们把老照片和同一时期的某些主题绘画放到一起,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:照片是生活实录,绘画是艺术表现,在它们产生的时候,照片的社会学性质较强,而绘画的欣赏性较强。经过几十年风雨,在历史拉开了一段距离以后,老照片更多的作用于我们的情感,成为艺术欣赏的对象;而一些与之同时期的绘画作品,却因为其所呈现的意识形态内容而成为社会学研究的资料。

这里不说绘画作品,只说老照片。老照片的艺术感染力,就是它制造了一个特定的“假设”:一切都是真实的。这个假设是非常重要的,没有这个前提,

老照片就失去了它的魅力。“这是真的!”这是我们拿到老照片后头脑里的第一个指令。于是我们就在一个假定的真实空间回到另一个时间中去了。老照片的真实,是经过变形的真实,它改变了色调、光线和细节。色调的改变是非常重要的,这种由对比鲜明的色调变成发黄发灰的色调,犹如海关官员在护照上盖上印戳,岁月

大家小品

老照片的魅力

叶延滨

盖上了它的沧桑感。我们出于对历史的敬重,也就强加了对手中老照片的敬重。光线的改变,是另一个重要的改变,原先照明灯和日光给老照片加上下去的光彩消失了,模糊了,于是在光线下去掩盖的真实让我们重新注意!如同一个在屏幕上光彩照人的主持人卸妆以后的情形。细节的变化也是重要

的因素。比方说,“文革”中大批判的场面,当时的摄影者也许做了摆设,当过导演,他所强调的细节是“口诛笔伐,同仇敌忾”。而这张照片今天到我们手上的时候,我们注意力的焦点是那个时代人们穿着的破旧,装束的简单,那些人的目光中感受到另一种生存状态下的人性。

老照片的真实是岁月修改过的真

的复杂变化,我们用一个词表达:怀旧。后人看老照片,绝不会有拍照当年的心境与体验,他们更多的是从老照片中看到新旧之间的差异,体会时间与空间的变化,理解沧海桑田的含义。如一幅地主家百年前的全家福,当时是这个家庭重大的仪式,是一家之长毕生奋斗的成就见证——儿孙满堂,人丁兴旺;但是,对一个年轻人,他也许从中读到了封建家长制留下的见证——全家目光呆滞,满脸愁云。

老照片是以真实性产生魅力,当然,我们也要看到这种真实性,是在岁月修改了老照片的某些特征,同时也改变了看照片人的某些条件以后——这种美由另一种潜在的假定性引导出来,因此,不同的老照片对于不同的观看者,也就有了不同的美感。

单用一个“怀旧”,无法说明老照片的魅力,正如一个“过去”,对于我们来说,就有着无穷丰富的诱惑。

也许,有一天,你和我曾经生活过的“单位”提到你的名字,就像拿起一张老照片。那会是一张什么样的照片呢?

新书架

《検証战争责任》

孙永强

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“九一八事变”为何发展到了中日战争?日本为何在根本没有取胜把握的情况下与美国开战?是什么人“发明”了所谓全部战死的“玉碎”及自杀式的“特攻”战斗方式?美国投放原子弹是否不可避免?东京审判遗留下的问题是什么?围绕这五个主题,日本第一大报《读卖新闻》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和全面的反省,并出版了反映这一活动成果的《検証战争责任》一书。

《検証战争责任》一书的内容,先在日本的《读卖新闻》上连载了一年。《读卖新闻》是日本右翼势力的旗帜,这次《读卖新闻》改变右翼立场,战后首次全面反

省战争责任,公开反对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,在日本社会引起强烈反响。《検証战争责任》一书对从1928年开始到1945年由于日本引起的战争的原因、经过、结束,从八个不同的时段进行分析,对各个时期的指导者、当权者是否有责任和责任的轻重进行了指名道姓的追究。

《検証战争责任》使用了日本战后60年战争研究的最新资料,详细披露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内幕。本书还配发了100多幅历史图片。这些战地写真(读卖新闻)的记者当年拍摄的,大都是第一次与中国读者见面,再现了历史场景,为本书增加了厚重感。

新华出版社出版



夏荷(摄影)

晓旭

随笔

为自己写一篇命题作文

魏峰

有时看朱军主持的《艺术人生》节目,我就想,如果让朱军当一位老师尤其是小学作文老师,一定很棒。除了他极具煽情的能力外,就是他那一篇命题作文的把握和掌控——无论他受访的对象善不善于表达,他都能使对方在60分钟内,完成一篇亦庄亦谐、笑泪交融的记事作文。朱军让我佩服的地方还在于,他在给一位位座上客出具题目之后,那循循善诱、因势利导、因材施教的艺术水平——引题、叙事、铺垫、高潮、在掌声和欢笑中意味悠长的结尾,都令我这个从事过语文教学的人汗颜。

波澜起伏的生活,决定了艺术家的艺术人生。朱军所起到的作用只是拆繁就简、集中主题,艺术地使之成为一篇篇字字珠玑的千字短文。我们显然没有不同寻常的经历和影响一代或

者几代人的艺术形象,所以我们也无法走进朱军的《艺术人生》。

没有了朱军的课堂,自己为自己写一篇命题作文,现在看来难度不小。这几天,我就试图坐下来写自己,可总是找不到突出的主题和鲜活的素材。记得上小学,一开始学习作文时,老师就常常举重若轻地告诉我们,好的作文就是去写自己最熟悉的人和事。自己,对自己要说是最熟悉不过的了,自己对自己所做过的事是应该最

心知肚明的——尽管这样,真的,写自

己比自己写别人更难!写别人,你尽可以根据对方给你提供的典型材料,去渲染,去想象,去构架,去润色,能多生动就多生动地写——这就看你自己的写作技巧和对被写者的理解水平了。但凡,所谓传记就是这样写出来的,虽然与写小说不同——杜撰的少,读来还是生活而又缺乏感人之处。

从生活的角度出发,为自己写一篇命题作文,还是可能的。不是我们还有这样的说法嘛——平凡即伟大。就是从写作的风格来讲,你的生活也许

不够豪放,不够婉约,不够浪漫,但做到田园山水般的平静和淡定是没问题的。“可以调素琴,阅金经。无丝竹之乱耳,无案牍之劳形”,陶渊明不就是这样吗?住南山一隅,采东篱秋菊。

然而,今非昔比。陶式的南山,如今早已成为机声隆隆的淘金者的乐园,或者被经济头脑活跃的当地为政者开发为人头攒动、摩肩接踵的旅游胜地了。菊呢?或荒芜,或早已已被来访者踩在脚下。环境污染弄脏了我们的心情,我们还能做到什么呢?!

时数日,我都无法坐下,无法坐到电脑前,为自己敲出一篇命题作文。面对生活,我突显了迷茫;面对自己,我更难确定文章的主题。反而,有时自己感到,真的很累——甚至无力敲响手下的键盘。

博古斋

古代科举趣闻

程勉学

考官与考生

明代成化年间,浙江学政使李贤在省试前微服私访时,见有两位考生在下棋,心里很不高兴。接着又听那两位考生笑谈道:“不用再复习了,这次考试,上榜是没有问题的。他李贤总不能出道含有100个人名的怪题来刁难我们吧?”

学政使听了,心中顿生无名之火。回衙即拟了一道试题:“孔门七十二贤,贤贤何德?云台二十八将,将将何功?”

众考生一见考题,个个傻了眼。孔子七十二高足弟子,谁能一一说清其贤德?“云台”乃东汉为表彰二十八位开国元勋所建,并画有诸将之像。可谁又能将其功劳一一备述?此等考题,莫说在考场,就是把《史记》、《后汉书》都搬来,恐怕也答不全。

这位可爱的考官见状,最后又做了一个荒唐的决定:所有考生一个也不录取。

马字与焉字

清人武某,斗大的字认不了一箩筐,因有左宗棠保举,当上了华亭(今上海松江)县令。县考之际,他将请人拟的试题随手塞进了靴筒里。

待到公布考题时,他却怎么也找不到了。文书问他可曾记得试题的内容?武某说:“我只记得

开头是一个‘马’字。文书将《四书》中以‘马’字起头的名句几乎都送到了,县令均摇头说:‘不像,不像!’这时有人忽然想起县令有将纸条等物顺手放入靴筒的习惯。一经提醒,武某恍然大悟,立马找到了考题。展开一瞧,大家面面相觑,哭笑不得。原考题是——‘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’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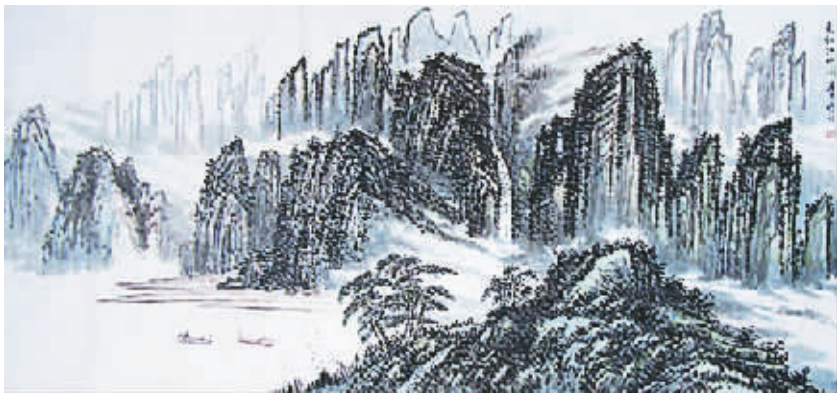
考生命运与鼻烟壶

清代道光年间主考官穆彰阿,权倾朝野,竟将考生命运决定于他的鼻烟壶。

穆彰阿有两只外形相同而颜色不同的鼻烟壶,一为琥珀,一为白玉。他拿到考官推荐上来的卷子,就从装有两只鼻烟壶的口袋里摸出一只,如果是琥珀的,谢天谢地,此卷就被文曲星看中,便录取为进士;如是白玉的,则对不起,只好和此卷的主人说拜拜了!取足了名额,下面的考卷再好,也都一律作废纸处理。直到穆彰阿垮台后,这一千古奇闻才得以揭露曝光,一时舆论大哗,举国愕然。



清和(篆刻)刘君



山水(国画)

清泉

郑州地理

杨桥佑宁观、河神祠

李全付

清代因黄河河床逐渐抬高,又加之堤防不固,杨桥镇上下河道频繁溃决。雍正元年(公元1723)竟然一年两次。乾隆二十六年(公元1761年)再次于此。每次决口浊浪排空一泻千里,下游尽成泽国。不但千百万生灵涂炭,人民财产损失无数,同时历次垮口都耗费国库的大量银两,清廷焦虑万分,无治河良策,于是寄托神灵佑护以保安澜。雍正元年两处决口恢复后,便大兴土木建规模宏大的佑宁观,雍正二十六年杨桥决口堵复后,又兴建了仅次于佑宁观的河神祠。

佑宁观、河神祠是清代黄河上最大的祠庙建筑,均在杨桥镇南。佑宁观占地540亩(一平方里),山门巍峨,正殿殿美轮美奂。亭、台、阁、榭、钟楼、鼓楼以及廊

虎数百间亦皆金碧辉煌。观之两侧为河督行台(黄河总督临时办公衙门)。后院有河工东治书院,肄业士子春诵夏弦书声琅琅。道士百余入终日焚香顶礼,殿堂烛光辉煌耀极一时之盛。

河神祠规模略次于佑宁观,祠内有御碑亭,碑高八尺,正面镌乾隆帝御制碑文,记述钦命大学士刘统勋督工堵口工程始末;碑阴镌御制诗,诗意为描述当日决口险状及善后救灾情况。

自乾隆以至道光年间,杨桥镇除了黄河总督设有行台外,开(开封)、归(归德既商丘)、陈(陈州)、许(许昌)、四道(相当于现在的地区)于此皆设行署。中牟分县、上南同知均有衙门,每至汛期朝廷也时有大员莅以视察,所以当时该镇不但冠盖云集,其名也是直达京师的。

暴雨凄凄住狸爷的肩膀,说:“好兄弟,咱们过去杀了不少满人,今天,就算是还债吧。”说完,紧紧地抱着狸爷,闭上了眼睛。

像兜头吹来一股天风,暴雨凄凄前一黑,天地间什么也看不见了。南时顺指挥着马队,从这200人身上来回地踏着,把这200人都踏成了肉泥,血把冻土都融化了,他还不要休,万千匹马再踏一遍,直把那肉泥都踏进土里,与血泥混在一块,才指挥人马离去。

第十章

暴雨凄凄的地方叫小平湖,花小尤赶到这里时,黄花寨的人还在地里边哭边搜寻着,他们在寻找暴雨凄,一个顶天立地的人,说没就没了,连点踪影都没留下。满地都是破碎的衣服、鞋子,满地都是零散的白骨,有人找到了一只毛茸茸的半拉手,人们认出那是狸爷的,但属于暴雨凄的东西却找不到,一片、一件、一块都找不到。

花小尤呆呆地看着,她在孝子山下住了7天,离开黄花寨以后发生的所有事她都不知道。老娘每天给她换着样地做好吃的,给她讲满族的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。她觉得心平了,气顺了,就赶着爬犁回到了黄花寨。她准备着见了暴雨凄,照他屁股踢100脚,这事就算拉倒了。可一进黄花寨,她的脸就变了颜色,满村子都是哭声,一个老人抽泣着对她说:“快去,快去,暴雨凄死在小平湖了,村里能走得动的都去了。”

老关东跑过来,两只手全是泥血,半个裤腿也黑红一片。他朝花小尤咧开嘴,哭着说:“姐,没了,都没了,啥都没了呀!”从跑到小平湖,他就在地里疯一样地翻找,所有的衣物都拿起看看,所有的骨片肉块也都捡起来看看,可找了一个时辰,连一点属于暴雨凄的东西都没找到。

花小尤只觉一阵天旋地转,惨叫一声便倒在地上。不知过了多长时间,花小尤醒了过来,发现自己躺在暴雨凄的房里,身边只有胡嫂一个人,只在抽泣,哭得两只眼睛都肿了。

花小尤轻声叫:“姐。”胡嫂见花小尤醒来,眼泪汹涌地流出来。花小尤却没哭,眼泪刚涌上来就又回去了,她问胡嫂:“姐,告诉我,究竟咋回事?”

胡嫂哭着把她走后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,最后说:“他是伤透了心,一天,就一天,头发就白了呀!”

花小尤终于哭了,哭得悲苦万分,一边哭一边说:“都怪我啊,我为什么要走呀,为什么不早回来呀!我回来,就是踢他、打他,骂他,他都不会去死啊!”

院子里站满了人,满院的人又都哭了。老关东冲屋里喊:“姐,报仇啊,给俺多报仇啊!”

花小尤止住了哭,擦擦眼泪,问胡嫂:“是满人杀的他?”

胡嫂点点头:“附近有村民看见了,是满人的八旗兵,有上万人,都骑着高头大马,穿着盔甲。”

花小尤说:“不对呀,满人八旗早就不存在了,哪来的八旗兵啊,还一下子聚了上万人,不可能,绝不可能。”

胡嫂说:“看见的不过一两个两个人,都这么说,连吹的号角都是满人的。”

花小尤沉吟半晌,说:“我明白不了,肯定是南时顺搞的鬼,现在在东北能在短时间内聚起这么多的人,只有日本人能办得到。”

曲东民进屋来,交给花小尤一封信,说:“刚刚送来的。”

胡哥等人都跟了进来。

花小尤打开信,信中只有一句话:满人八旗军是日本人装扮的,害死暴雨凄的是南时顺。信末署名是山君。

人们群情激奋,老关东骂起来:“小日本,我操你八辈祖宗!”

胡哥摆了摆手,让大家静下来,说:“已经知道仇人是谁了,妹子,”他对花小尤说,“领大伙报仇吧,俺们都听你的。”

花小尤把小平湖那块地买下,四周围上墙,是那种有檐头的花墙。园中心挖了一个小湖,湖中种下莲花,她知道暴雨凄的妹妹叫林巧莲,就让他最爱的小妹在这里陪他吧。

她知道,这世上恨暴雨凄的人不是少数,即使他死了,还会有人不愿放过他。所以,在园中没有起墓,也没有立碑,只在园门前挂了一块匾,上书:小平湖墓园。

墓园,墓园也。

陈旅长与暴雨凄相交多年,听了暴雨凄的死讯也很难过。

连载

22

叶公选定了吉日,准备把姜棠送给戎蛮。

姜棠见他仍和平日一样从容,全无忧感神色,止不住心底生寒,说道:“我虽然只是一名姬妾,但毕竟是你的夫人。往昔几多恩爱自不必提,如今被你抛弃,送给戎蛮,你难道连一点惜别之情都没有?”

叶公淡淡地说:“我从来不自欺,也不欺人。既然要舍弃你,空为你即将离去而感伤,便是惺惺作态了。”

如此冷漠无情,姜棠为之齿冷:“这样无情的话,你绝不会对夫人说。做别人的姬妾,始终是被人瞧不起。”

叶公摇头:“你错了。戎蛮如果要的是夫人,我也会不皱一下眉头就送给他们。”

姜棠惊愕地说不出话来。

叶公道:“你不必吃惊。不光是你和夫人,需要的话,即使是舍弃自己的生命,我也毫不在乎。只要能对国家有利,抛弃任何东西我都不会在意。”

姜棠一阵心酸,禁不住泪下如雨。叶公黯然叹道:“当初我劝过你的,你嫁给我总有一天会后悔。你肯听我劝告,哪里会有今天?”

姜棠想起当初:许国君主姜成跪在她面前,说出要把她送给叶公的打算。

姜成一脸的凄惶悲凉:“天下人都说许国侍奉楚国最是忠心不二,这话不知是称赞还是嘲讽。贵为一国之君,却要跪拜在楚国臣子的脚下,任谁都会感到心痛。可是若不忍受这种屈辱,许国早就灭亡了,姜氏一族也要为人奴隶。送阿姐去做叶公的姬妾,实在是委屈阿姐,可为了许国的存亡,为了姜氏一族,我们只能与叶公结好,借助他的力量使自己不至于被人毁灭,不管什么样的屈辱都要忍受。你看看周王室的子孙,还有多少没有被剿灭?”

当初是为了许国,现在是为了楚国。每次他们都是振振有词,拿所谓的一国安危,强加给一个弱女子,强迫她为了大局,牺牲自己。

等到了择定的吉日,叶公备下车马,送姜棠西行。姜棠脸色惨白如雪,全不见一丝血色,身着艳丽吉服,却更显出憔悴凄凉。

叶公送出郊外十里,举手作别:“从今别去,善自珍重。乱世人,贱如蚁,生和死都没有人去怜惜,只有各

自珍重吧。”

姜棠紧紧咬住嘴唇,才不致痛哭出声。回首看叶公一行人渐去渐远。车声辘辘,继续向西行去,眼前渐渐荒凉,阵阵西风吹射眸子,才欲止住的心伤,却已不觉泪落千行。

其实夷根本不把骏马,姜棠放在眼里,只因叶公新至叶邑,未明他的底细,夷铎不敢轻举妄动。一连两次试探,叶公非但不敢严词峻拒,居然连自己的姬妾都拱手相让,显见是个怯懦无能之人。

夷铎纵声狂笑:“楚人连连惨败,魂儿都被吓掉了。过去未知其详,知道叶公是个吃软饭的角色,谁知他竟如此怯懦胆小,这是上天要使我那光大昌盛!”

夷亦唤来前两次去见叶公的使者,吩咐他再赴叶邑,除了感谢叶公赠姜之谊,再讨要叶邑与戎蛮疆域相接处的十亩荒瘠土地。

使者奉命来见叶公,讲明来意。他欺叶公胆小怯懦,言语神态甚是高傲。叶公听了,微微一笑,问随侍左右的家臣:“你们以为如何?”

吴句卑恼他连番退让,自损尊严,索性闷声不答。

叶公微叹道:“戎蛮索要的十亩荒地,尽是沙砾山石,无法耕种居住,是处荒弃之地……”

话还没说完,应叔文狠狠一扯他的衣袖,示意兄长噤声,自己抢着说道:“荒弃之地,原本无人居耕,是否相赠戎蛮,全凭主君示下。”

叶公目光四下一扫,任忌拔剑上前,大声道:“戎蛮咄咄逼人,欺人太甚,臣请先斩来使以立威严!”

戎蛮使者凛然不惧,冷笑睥睨叶公。

叶公微笑道:“交割土地是小事,岂能任凭使者三言两语,就擅自割地相让?有劳贵使回禀贵君,我将设下盛宴迎接贵君,届时将把土地图册一应相赠,以示结交友邦之诚意。”

使者回禀夷铎,夷铎十分欢喜,命人备下车马,去赴盛宴。

夷亦苦苦劝阻:“兄长,叶公这不是邀请兄长去赴宴,他是要断送兄长的性命!兄长千万不要自惹祸端呀!”

夷铎极不耐烦:“以前的楚国确实令天下畏惧,但现在的楚国已不再是昔日的霸主,威势尽失,叶公胆小怯懦,他决不敢冒犯我来触怒晋国。”

10